投稿邮箱：sxzxs2023@sina.com
责任编辑 | 胡泰然 校对 | 卢路

脚印 | 第三章：书页微光，读书启蒙（上）

■ 李开树（湖南）

1959 年的秋风，裹着湘西南独有的湿冷，漫过村口稀疏的稻田。干瘪稻穗缀着浅浅一层淡黄，在风里轻轻摇曳，细碎谷芒簌簌飘落，静静铺在清冷的田垄上。

晒谷场上，大跃进的锣鼓断断续续回荡，穿透秋日薄寒与空腹的昏沉，落在耳畔。村子里青壮年大多外出搞建设，父亲远赴洪绥铁路工地，还有劳力在石江至杨林的公路修建现场。村头公共食堂的炊烟愈发疏淡，几缕青烟升起，转瞬便被秋风撕碎吹散，落得无痕。

母亲的日子，就在这般荒寂劳碌里度过。父亲离家数月，家中所有担子都压在她一人身上。清早，她便出队里上工，待到暮色四合，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归家，日夜照看着年幼的我和妹妹。那时我还不到六岁，天性好动贪玩，整日爬树捉鸟、下水摸鱼，总是静不下来。之前坠井一事，始终让母亲记挂在心，日夜难安。妹妹年纪更小，白日交由肖奶奶照看，入夜再接回家里。肖奶奶的两个儿子同样外出做工，宅院清静，她照料妹妹十分用心，帮母亲分担了不少辛劳。

每日收工归来，母亲抱着妹妹，总要先坐在门槛上静默片刻，望着沉沉夜色出神，随后凑着油灯缝补浆洗。松油灯的灯火忽明忽暗，跳动的光晕抚过她尚且年轻、却已爬着细纹的面颊，将她的身影拉长，投在斑驳的土墙上，影影绰绰，随灯火起落。我立在一旁，捏着树枝在泥地上随意划画，静静陪着她熬过一个个寂静长夜。

一日夜深，寂静被突兀的敲门声打破。母亲扬声问询，门外传来父亲熟悉的应答。她指尖微颤，连忙起身开门，眼底藏着猝不及防的欣喜。

“工地连长要我们几个回来打禾。”父亲跨步进门，接过母亲递来的井水，缓缓道出归家来由。待他坐定，母亲细细说起我在家无人管束、终日顽劣的模样。

父亲指尖摩挲着粗瓷碗沿，沉默许久，抬眼缓缓开口：“送他去读书吧。”

母亲手中的针线骤然停住，抬眸望向他，满是迟疑：“年纪太小，还不到六岁，学校怕是不肯收。”

父亲轻轻叹息，语气无奈却笃定：“在家无人看管，终究不是办法。送去学校，有老师照顾，能不能读出书暂且不论，先放在那里关水也好。”

家乡土话将暂且托付照看称作“关水”，这是荒困年月里，寻常人家最朴素的周全与退路。

1959 年 9 月 1 清晨，父亲便将熟睡的我唤醒。我睡意沉沉，迷糊着洗脸起身，换上一身干净却依旧打满补丁的蓝粗布衣衫。父亲含笑俯身，替我捋平衣领，见旧鞋不合脚，便从偏房抓来一把稻草塞进鞋内，垫得脚掌安稳贴合。他又从灶膛扒出一枚温热的红薯递来，灶火余温裹着淡淡薯香，烫得手心微微发热，入口温甜，稍稍压下了连日的空腹饥寒。

我攥着温热的红薯，踩着晨间露水随父亲上路。他步子迈得大，我需小跑才能跟上，他便频频驻足，回身牵住我的小手。此时去的地方，是家斜对面数百米处的白马庙。

这是一座历经数百年风雨的明清古寺，两正两厢合围成四合院落，飞檐翘角，古韵肃穆。民间相传，建庙先祖屡次梦见李世民御赐白龙马相伴，白马庙便由此得名。往年这里香火鼎盛，十里八乡的村民都会前来祈福，殿内香烟缭绕，晨钟暮鼓不绝。两年前我高热不退，母亲也曾带我来此焚香祈安，殿内金身菩萨庄严肃穆，彼时心底的敬畏，我尚且依稀记得。

破旧立新风潮过后，庙宇神像尽数损毁，香案被劈作柴薪，只余下空荡大殿与斑驳墙体。古寺自此改作校舍，沉寂多年的院落，添了寻常人间烟火。

庙旁老槐树枝繁叶茂，晨光穿透层层枝叶，在地面投下细碎晃动的光斑。朱漆大门的漆面剥落大半，露出深褐木质，门上铜环锈迹斑驳，风过轻晃，发出细碎的吱呀声响。门框两侧的石雕对联字迹依旧清晰，笔力沉劲，入石三分：“白金翠玉贿赂不行，敢向吾神赎罪？马面牛头森严可畏，岂容若辈讲情！”

庙门敞开，我随父亲踏入庙内。昔日供奉菩萨的大殿改作教室，神台位置架起一块刷着墨汁的木板黑板。屋内五六张课桌，全是旧时庙宇的供桌，桌面坑洼斑驳，刻满岁月痕迹，配套的长条椅凳，经常年摩挲，早已光滑发亮。

十多名身着补丁衣衫的孩童已坐于桌前，齐齐抬眼好奇地打量我。讲桌上，一名穿蓝色中山装、留西式短发的男子正伏案书写，面容温和，目光沉静。父亲连忙上前躬身致意：“兴老师，打扰了。”

男子抬首含笑应答。他是本村的李德兴老师，年纪与父亲相近，辈分却高出一辈，村民皆尊称他兴老师。他毕业于武冈县立云山中学，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读书人，因出身缘由无法进入公办学校，只得留守这间乡村民办学校，守着这座破败古寺，教导村里的孩童。

父亲轻轻将我往前推送，道明来意：“兴老师，想送孩子来您这里读书。”

兴老师低头打量身形瘦小的我，眉头微蹙：“年纪太小，个头还没课桌高，怕是难以适应。”

父亲脸上的笑意骤然褪去，粗糙的双手不停地搓揉，语气恳切：“叔，麻烦您修好处收下。家中实在无人看管，这孩子从前还坠过井，我们一直放心不下。读书求学不敢强求，只求能在您这里关关水。”说罢，便引着我向兴老师深深鞠躬。

穿堂风掠过殿门，扬起黑板边缘的粉笔灰，细尘在光影里缓缓浮沉。兴老师望着躬身的父亲，又看向立在一旁、攥紧衣角怯生生的我，沉默良久，轻声应允：“留下吧。他年纪尚幼，学业不作强求，我会尽力照看。”

父亲连连道谢，又蹲下身细细叮嘱我遵守规矩、认真听讲。我似懂非懂地点头，望着父亲缓步走出庙门的背影，心底藏着不安与新奇。

兴老师将我引至一张四方桌前，桌边坐着两名稍大的孩童，是白马水库库区的李少朋、李少汉堂兄弟。兴老师嘱咐二人多多照拂年幼的我，两人乖巧应下。长凳有些高，我落座后双脚挨不到地，身形摇晃不定。李少朋连忙伸手，将我抱到桌面上坐下。指尖抚过坑洼粗糙的木面，陌生的触感让我满心新鲜。

片刻后上课开始，兴老师手持泛黄课本，带着方言口音的普通话缓缓响起，字句温和舒缓：“秋天来了，天气凉了，一群大雁往南飞，一会儿排成个人字，一会儿排成个一字。”

轻柔的读书声落满大殿，起初我不解字句深意，只觉这般朗朗诵读格外动人。

刚入学的时日，我常常抬眼张望，看窗外棡叶随风摇曳，看屋顶瓦缝漏下的光束里，细尘缓缓浮沉。日久天长，我渐渐安下心神，跟着同窗听讲、习字。兴老师待我素来温和，从不苛责背书练字，只任由我跟着听、跟着看、跟着学。李少朋、李少汉也始终照拂于我，课前帮我落座，课后带我在院中追逐嬉戏，古寺院落终日回荡着孩童的嬉闹声。

那段岁月，饥饿如影随形，腹中空空是日常常态。但学堂的庇护、师友的陪伴，为清贫贫瘠的日子添了几分安稳暖意。只是这份平静，未能持续太久。入学月余，天花瘟疫骤然席卷全村，如无形阴影笼罩整座乡野。

起初是同学李冬莲发热出疹，众人只当是寻常风寒，未曾放在心上。不过数日，染病的孩童日渐增多，红疹遍布周身，灼痛瘙痒，让人坐立难安。村中缺医少药，乡人束手无策。兴老师只得教大家采摘艾叶熬水擦身，终究没能遏制疫情蔓延。坏消息接连传出，村子内孩童陆续夭折，往日一同嬉戏的同窗，再也没有返校。大殿日渐空旷，穿堂的风声愈发萧瑟冷清。

我也未能幸免，高热骤然袭来，浑身滚烫，周身布满红疹，又疼又胀，气息滞涩。母亲将我接回家中，日夜守在榻前，日日熬煮金银花藤水，一遍遍为我擦拭身体，低声祈福。父亲放下手头所有农活，辗转周边山野，四处寻访民间偏方。

病中数日，我终日昏沉，在高热与疼痛里时醒时眠。朦胧之中，古庙课堂、兴老师温和的眉眼、同窗嬉闹的身影，一遍遍浮现在眼前。身体轻飘飘的，如同风中残羽，全然不受掌控。

情急之下，母亲请来江南桥的福五爷为我诊治。福五爷出身中医世家，在草塘李家一带颇有声望，搭脉片刻，便辨出病症根源。几剂汤药服下，高热缓缓褪去，红疹逐一结痂，疼痒尽数消散。数日之后，我已能勉强坐起，母亲抱着我久久不曾松手，眼底布满血丝，面容憔悴倦怠。

这场瘟疫夺走了村内多名孩童的性命，我的六位同窗，永远留在了 1959 年的秋天。谈及早逝的孩童，兴老师眼底泛红，低沉的叹息在空旷大殿里缓缓回荡。我侥幸得以存活，肌肤之上留下浅浅痘疤，成了那段苦难岁月的印记。

疫情散去，学校重新开课。返校的学生寥寥无几，每个人的眉宇间，都藏着劫后余生的沉静。兴老师见我归来，眼底漾起暖意，抬手轻轻拂过我的头顶。

一场生死离别，让年幼的我骤然沉静。再入课堂，我不再东张西望，终日挺直腰背，静心听讲、认字、读书。初学时握笔运笔全然生疏，兴老师寻来一截短铅笔，手把手纠正我的姿势。铅笔芯纤细易折，我落笔格外细心，纵使字迹歪扭，却笔笔用力，藏着满心的认真。

日子缓缓向前，饥饿依旧缠绕日常，餐桌之上，每天是难以下咽的野菜与红薯。但书本与文字，为灰暗贫瘠的生活添了温柔慰藉。一个个方正的汉字，如同细碎微光，穿透饥寒与贫瘠，为我的童年撑起一方安稳的精神天地。

年底期末，兴老师亲手誊写语文、算术试卷，字迹工整端正。我执笔作答，卷面题目烂熟于心，不多时便全部答完。成绩公示，我的名次位列班级前列。兴老师将我唤至讲台，眼底满是赞许和轻声叮嘱。自此，我心底渐渐生出对读书求学的笃定执念。

彼时，全国公共食堂尽数解散。历经数年困顿，民众重获生产生活自主权，乡村沉寂的生机，慢慢复苏。

三年困难时期过后，整风整社、生产救灾工作全面展开，此前借机谋私的基层干部，尽数受到批判处分。

白马庙里时常召开批判大会，庙门两侧的对联，恰好映照彼时景象。父亲每次参会归家，都会静坐门槛，低声诉说世事公道、为人当守本心。我立在一旁似懂非懂，默默将这些话语记在心底，化作日后立身行事的准则。

模仿（儿童诗）

■洞口思源实验学校唐玲

一

小 i　爱戴帽
小孩爱学习
紧握铅笔，起身插架
于是，地里就刨出一个坑

二

跳舞，跳词
唱歌，唱词
跑步，跑词
哪一个是词

三

我爱你，祖国妈妈
不，我是女儿
孙女说：我爱你
祖国
六岁　的词

四

我，鸟，我，鸟
不是鸟
天鹅的红掌
却悄悄盖下章
奶奶

五

灯在屋顶上
摘灯，灯
月亮挂头上
摘月
月亮